



家底

■ 臧世翮（吉林）

八十多岁的孙老太，眼瞅着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，行动不便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还患有多种疾病，虽住院多次，可病情没有好转。

孙老太的老伴已过世多年，唯一的儿子在日本做生意，办了个公司，近四十岁了，仍单身。儿子曾多次劝母亲去日本与他一起生活，可母亲依恋着县城的老家，再说国外的语言环境和生活习惯都不同，说啥也不肯去。没办法，儿子只好请了个叫秀慧的保姆照顾她。

秀慧，三十来岁，中等身材，圆脸，秀发，说话慢声细语，嘴角上常常带着微笑，虽算不上漂亮，但挺耐看的。她家住在农村，父亲早年因病去世，和母亲相依为命。

说来，秀慧当保姆也是个巧事。几年前，秀慧的母亲有病住院。傍晚，她离开病房提着暖瓶去打水，在水房边的椅子上发现一个精致的公文包，她不禁一愣：这是谁的？咋那么粗心呢，里面可能有重要的东西。她凑到跟前，想打开看看，又一琢磨，别人的东西，最好别动，失主会来找的，我在这看着。她在椅子上坐了下来。不长时间，一个年轻人急匆匆赶来，一看，包还在，顿时，脸上浮现出笑容。“这包是你的吧？”秀慧问。“是的，刚才我坐这打电话，包放在椅子上，急着走，竟忘了带，我叫杨青。”说着，他打开包，拿出里面的身份证。“你看看，这是我的身份证。”秀慧一瞅，笑着说：“是你的，以后可不能大意了，查查里面的东西吧。”“不用，差不了。”说着，掏出一沓百元票子，点了十张，要送给秀慧，她说啥也没接。告别前，他加了她的微信。

一年后，杨青发来微信，说自己在日本做生意，老家的母亲需要个保姆，问她想不想干。秀慧一想，她的母亲已去世，就自己一个人，便答应了。

自从秀慧做了保姆，差不多把全部身心都放在照顾老人上了，几年如一日，精心护理。其间老人住了几回医院，吃喝拉撒，端水递药，嘘寒问暖，料理得无微不至，不了解实情的，还以为她是老人贴心的亲闺女呢。

老人家住的是三间平房，四周是砖砌的围墙，铁制的大门，宽敞的院子，右边的房头还有个小菜园。老人喜欢吃自种的蔬菜，秀慧就种了韭菜、菠菜、豆角、黄瓜等，还在菜园的四周栽上了几种老人喜欢的花。秀慧时常把轮椅上的老人推到菜园边上，沐浴着阳光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欣赏着美丽的鲜花和绿油油的青菜。

老人爱干净，喜欢穿白衬衣和白袜子，在秀慧的打理下，衬衣和袜子总是雪白雪白的。老人乐意吃三鲜馅饺子，秀慧就三天两头给她包。老人像对待自己亲生闺女一样亲近和信赖秀慧，两人心贴着心，无话不说。

人上了岁数，后事考虑得就多了，这一点，孙老太格外往心里去。她琢磨着，自己一旦哪口气上不来，儿子不在跟前，该弄明白的事没整明白，留下遗憾，死了也闭不上眼睛。

真是应验了老人的想法，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正坐在轮椅上赏花的老人，突发心肌梗死，抢救无效，安详地去世了。

悲痛的秀慧在第一时间给老人的儿子打了电话。

处理完老人的后事，秀慧打算告别曾日日夜夜侍候过的老人的家了，打算回到乡下自己的家，开始新的生活。

临走时，秀慧把一个信封交到杨青手里：“这是你母亲让我转给你的。”杨青看着信封，又瞅了瞅秀慧，缓缓地撕开信封，抖着手拽出一张纸，上面是母亲写的几行字：“青青，我有两个亲人，一个是你，另一个是秀慧。秀慧这孩子，心眼儿好，善良、仁慈，多年来，我俩如同母女。咱家的家底你是知道的，有住宅、门市房、存折、金银翡翠首饰和几块金条。我是这样打算的，这些东西你选留，其余的给秀慧吧。东西放在桌子的抽屉里。”

杨青把信送到秀慧手里：“你看看吧，这是我母亲留下的遗嘱。家里的东西她让我选，其余的留给你。那我就选一样。”他盯着秀慧，目光热辣辣的，深情地说，“我——选——你！”

距我家二里之遥的井台庄，有一口老井。井深十多米，呈圆筒状，是一眼直径二米多的大口井。井壁完全用石块垒砌，石块上长满了苔藓，站在井台上俯瞰井里，满井筒子绿油油的，把井水都染绿了。井口上用来汲水的轱辘，横架在两块巨石上。井台旁有一硕大的方形石槽，是人们用来洗衣的。石槽好大大大，常常是三四个人共用一槽水一起洗。老井是什么年月开凿出来的谁也说不清楚。只有井口那青石上被绳索勒出的道道槽痕，记录着老井的沧桑阅历和久远历史。听爷爷讲，老辈子人们为了开凿这眼古井，花费了好多好多时日和小米，雇佣师傅开凿，一斗石子的工钱是一斗小米。为此，祖先们付出了几十石小米的代价。

井水清冽甘甜，从不枯竭。我喝这口井的水长大，我的父亲、祖父乃至曾祖父们喝这口井的水长大，三里五乡乡亲们的祖祖辈辈也都是喝这口井的水长大。老井的水养育了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。也滋润了这一方的土地。

儿时，我常常跟着爷爷赶着毛驴去驮水。驮水也叫赶水，每天天刚蒙蒙亮，大人们就从圈里牵出毛驴，备好鞍架，驮架两头捆上两只大木桶，木桶上盖儿靠边开一个四方小口，用来倒水，倒满水再用一个方形木塞塞上，这样驴走起来水就不会晃出来。把水从井里提出来倒进木桶里叫灌桶。灌桶用的工具叫水斗子，水斗子是用废弃的方形煤油桶做成的，把煤油桶从中锯开，安上一个书名号状的小木梁，木梁中间安一个小铁环，铁环上系上一根麻绳就成了灌桶的水斗子。灌桶时一定要把驴牵到井台近前，然后提出一斗一斗井水倒进木桶里。灌桶时两只木桶要轮流倒，不然木桶就会从驴背上歪下来。用来赶水的驴也是有讲究的，一般都是用成年的经过训练的驴来驮水。那时，家家户户都养驴，驴是我们山里人祖祖辈辈的主要运输工具。谁家的母驴产了崽儿，几天后能走路就跟着妈妈去驮水。当人们在井台上灌桶时，驴驹儿来捣乱了，藏在母驴的肚皮底下，叼着奶头，

父亲节的雨

■红尘一笑（陕西）

给过我无数幸福与甜蜜
如今只剩下漫天的雨刀
那么多故事
已随岁月变老
如今
只剩下
一张张发黄的生活照

生活的酸甜蜜辣
换了赛道
沉默的你隐遁在孤岛
再也听不见
催人早起的起床哨
睡里梦里
再听不见你的念叨

给过我多少幸福与甜蜜
陷入无可诉说的泥沼
我也一天天变老
渴望再听听你的传家宝
再也摘不到
过往树上的甜枣
再也捉不住

老井

■ 田德洲（河北）

用力拱着吸吮奶水。母驴站立不稳，水桶摇晃起来，水花四溅，灌桶的人只好放下水斗子，轰赶小驴。等到小驴驹儿长大了，就来接替妈妈的班儿。驯服驴驹儿要有耐心，备好鞍架桶，第一次不能灌水，由人们牵着缰绳，在赶水的路上来回走，等驴驹儿走稳了再往桶里灌些水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……一直到驴子完全能驾驭鞍架和两桶水为止。就这样，周而复始，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。

水驮到家里，由两个力气大的人每人抱住一只木桶，解开绳索，把两只木桶同时从驴背上卸下来，把水倒进水缸。那时，赶水有青壮劳力的还不是一件难事，妇孺孤寡老人之家可就成了了一件天大的难事儿。庄上的杜老头患有先天性眼疾，两眼朦胧看不清楚，膝下又无儿无女。爷爷隔三岔五要多赶上一趟，送过去。爷爷年纪大了，就把赶水差事交给了父亲，每天早上，父亲早早起床，牵出驴子，就去井台驮水了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一直到杜老头去世，从没有断过他家的水。爷爷助人为乐的精神，不仅传给了爸爸，也传给了我。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爷爷说过的一句话：“宁帮穷人一口，不帮富人一斗。”

就这样，我的祖辈、父辈和我们这一代人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每天重复着这项工作。老井亦然，早晨天刚放亮，井台上就热闹起来。嘎吱嘎吱的轱辘声，叮叮当当水斗子的撞击声，人们的吆喝声，组成一支交响曲，响彻在山村的晨空。老井乐此不疲，每天早晨迎来送往络绎不绝的取水之人。当取水的人们刚刚退去，一群群洗衣服的妇女们又来了。她们带着各人的孩子，放下衣服，摇着轱辘，把一桶桶水倒在石槽里，大家围坐在石槽边，一边说笑一边开始洗衣服。孩子们则在古井旁或追逐打闹，或嬉戏玩水。一直到 70 年代中期，独轮车代替了毛驴，铁桶代替了木桶，人们开始用小车推水。那时我早已成家立业，为了不影响教学工作，每天早早起床，东方的天空刚刚呈现出鱼肚白色，我就推上小推车推水上路了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如此，从未

童年任性的小鸟
就这样静默了
诗稿的潦草

给过我的幸福与甜蜜
如今哪里寻找
曾经的荣耀
曾经的烦恼
如今都是
一声声
都是治愈的鸽哨

把梦种进故乡的风里

■涵冰（新疆）

雨过风凉，我把一场清梦
种进故乡的风里
吹倒一次，拔节一次

沿盖孜河东行，旅游鞋踩碎一地晨光
雪山就在眼前，川流，润泽故土

我想化作一条鱼
潜入沉沉梦境

金光熠熠的神灵，静坐于胡杨肩头

间断。提水的方法没变，老井依然是那么热情好客，每天早晨井台上依然是门庭若市，山村晨空依然响彻着永恒不变的古老的交响曲，取水的人们依然是络绎不绝，老井依然是迎来送往。

1987 年，村里来了钻井队，钻了好几眼机井。家家户户安上了自来水管，人们再也不用起早贪黑到老井取水，水浇地一下子扩大了几百倍。当机井里的水柱喷出来的那一刻，山谷里沸腾了。不知是哪位好事人买来了鞭炮，一时间鞭炮齐鸣，人们振臂欢呼，齐声高唱“社会主义好”，歌声、欢呼声和鞭炮声震荡峡谷，响彻云霄。大家眼含热泪，望着机井里喷涌而出的水柱水花，喜极而泣，奔走相告。是啊，人们再也不用起早贪黑，赶着小毛驴，推着手推车到井台来取水了。千百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，十年九旱的山沟里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老井从此失去了往日的魅力，她也许太苍老、疲惫了，疲惫得悄无声息，那永恒不变的古老交响曲消失得无影无踪；苍老的老态龙钟，无暇再迎来送往，无暇顾及欢呼雀跃的人们，无心欣赏今日山沟沟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色，也许是躲在一隅为失去自身的价值黯然伤神。

又过了几年，人们搬走了石槽、石柱，填平了老井，在上面盖起了楼房，开起了农家院，旧日的穷山沟变成了旅游景区，每天里，景区游人如织，热闹非凡，那些来自大都市的游客们，在山野里，欣赏着这里的绿水青山，呼吸着新鲜空气，喝着深井里的甘甜的山泉水；在餐桌上，品尝着这里的天然美味，大家无不夸赞这里世外桃源般的天然之美。往昔平静的小山村沸腾了，人们的腰包慢慢鼓起来了，山里人的欢声笑语也多了起来。老井也许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忘，而我却始终不能忘怀，不能忘记儿时在老井旁水槽里洗衣服，戏水嬉戏打闹的情景，不能忘记养育我清冽甘甜的井水。

慈悲，似一泓清泉

荡开碧波
一位白发妇人向我走来
眉眼含笑，面带慈祥
像极了我的母亲

她挥动着手中的镰刀
流年深处，铁质的光泽依然发亮

致父亲节

■高国阳（河南）

迈过，父亲的肩膀
我们长大了
他却越来越远

岁月，漫过青丝
瘦了又瘦，
留下的皱褶一点一点地拉长

寒山寺的钟声，碎了一地
年复一年
——叮叮回荡在耳畔

本期编辑：王建成